

独立时代

MAR 2013  
16.



# 专题——旅行的意义

那些我们关于远方的怀想

Evelyn

遇见

树深时见鹿

单程线

秋炀

## 行吟

光

NA君

人生得意须自high

道口慕枫

用三瓶冰峰的时间来想你

尾椎骨君

## 世见

听了一场话剧的导赏

舒克

从皇后大道到广东大道

孙贤亮

采访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 尺牍

谁的青春不迷茫

刘同



Sad Sides

锁骨君

# 那些我们关于远方的怀想

文：Evelyn  
编：锁骨君／会飞的猫

脑海里时常会浮现这样的画面：一个小小的人儿，走在遥远的暮色之路，漫无目的，走走停停，用淡蓝的颜色哼着浅浅的曲调，闻着风，听着雨，沐着阳光。

我不知道远方是多远的地方，为何它总给我带来温暖的慰藉。

我看到书架角落那个赤铜色的埃菲尔铁塔，送它给我的人，曾和我一起，在无数考卷粗暴的压迫下做过许多疯狂热血的关于远方的梦。如今那些梦依稀还在，可惜曾一起做梦的人却渐行渐远。

我深深地记得与你曾在深夜里向往过的他们：和康巴汉子大口吃肉喝酒的豪放姐张小砚，甩开羁绊说走就走的大龄文青张金鹏，还有秉持独立理性旅行态度的老嬉皮士托尼和莫林。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旅行他们的召唤，久久地留在那些我们关于远方的怀想中挥之不去，时不时躁动着我们青春里想要翻腾的热血。

然而世界之大，对远方有如此怀想的人又何止你我？只是又有多少人的这份怀想最终无疾而终。

认识的一个大朋友，对旅行曾有着近乎疯狂的热爱，说走就走，无所谓亦无所谓，眸子中有着明亮清澈的光。现在的他，有着稳定的工作和快要结婚的女友，看上去仍是温良和善。只是，当我问他这几年还旅行么，我看到他眸子里的光渐渐暗下去，淡淡地对我说：“逸凡，我现在终于熬到了这个年龄……一天天盼着结婚生子然后老掉……相对于旅行，还是过日子来得实在一点……有一天你会懂的。”我突然在他面前变得不知所措。后来和他礼貌道别，扭过头的一霎那，我分明听到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就是这样，我所中意的人，他应是尊重原则却不囿于世俗。当有人跟我说，他不敢再有自己的梦想的时候，我觉得或许他失去的不仅仅是青春，有可能是人生。



# 远方

围太多的朋友都是这样,说爱就爱的冲动或许还在,说走就走的旅行却一次次不了了之。难道物质匮乏精神充盈地去努力生活本身就是一场美好的骗局。这世界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很多人偏偏选择把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一再错过。在岔路迷茫,然后失去了看风景最好的时机。

你说这叫现实,你说这叫成长,你说这是成熟。

承认吧,其实我们都忘了自己在忍耐些什么。生活很容易地让我们去接受,理所当然地以为青春易逝人生苦短,活在当下才是当务之急。可你忘了么,生活的利刃把梦想戳破的时候,青春已死。当一切套牢你的东西渐渐变成一种状态一种习惯,你甚至都忘了那些应该拥有的热血和理直气壮地去寻找我们活着的意义。在这世上走这么一遭,除了生活,或许还应该有所期待。

想起北岛一首极短的小诗:

那时我们有梦 / 关于文学, 关于爱情 / 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 / 杯子碰到一起 / 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极短却极忧伤。

你看到了么,一个人的经历就是他的一生,和那明晃晃的琉璃一起碎掉的或许不只是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2011年11月7日7:30 北京

北方的冬天从来都是毫无预兆地接在夏天的末梢悄然而至，秋天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偶尔一片树叶落在人们匆匆而过的路上才会引起小小的感慨：“原来秋天快过去了啊！”随之就被匆匆赶路的上班族踩在脚底。

她透过车窗看着那片被蹂躏的不成形的叶子，不禁打了一个喷嚏。她摇了摇头，看着自己穿着与外面的天气显然不符的单薄的外套，感叹在北方已经住了三年却还是不记得它的四季变换。快下车时她拉了拉上衣的拉链，艰难地在车厢中挪动着，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尽管这么小心，却还是踩到了前面乘客的脚。还未来说及道歉，就听到不大不小的抱怨声：“咋走路的，这么多人儿不知道小心点儿？”她愣了愣，车门在她身后刷地一下打开，她转过身径直走了下去。

对不起。

我已经很努力很小心了。

# 遇見

2011年11月7日10:26 杭州

虽然已经是秋末冬初，一场雨过后却并没有迅速变冷，树叶还是绿得发亮，太阳只是比夏天稍微弱了一点，白天还是足够吃三个冰淇淋的温度。

他伸了伸懒腰从床上爬了起来，厚重的窗帘被刷地一下拉开，刺眼的阳光从24层的窗外直射进来。他皱了皱眉抬起手挡在眼睛上然后走到了一个架子旁边，那上面的画纸上只有一些淡淡擦过的痕迹，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他摇摇头，拿起画笔左看看右看看，不知从哪里下手，看了半天索性放弃了，然后径直走进了浴室。镜子中的自己仍然一脸睡意，连续两个星期的失眠让原本透澈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他朝着落魄的自己不禁笑了笑。

文/树深时见鹿

编/木禾 Nobelium



2011年11月21日15:25 北京

北方的太阳从来都不吝啬，冬天里的阳光还是那么充足，足够到让人产生一种温暖的错觉。当她哗地一声打开办公室的窗户时，一股强烈的冷风瞬间席卷了整个办公室，她迅速地关上了窗子，可还是引起了同事的啧啧声。她连声道歉，却只换来无声的反感。

这段时间以来，经理总是让她接待公司上层和一些大客户，很明显就是想提拔她的意思。经理很快就要被调到总部，当初这个消息一放出来，很多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位置。她在外企待了三年，比起其他同事尚且资历不够，经理的做法很快就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这些年来，她一直小心翼翼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默默得工作，安分得生活。毕业于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她之前不是没有升职的机会，只是太过小心，太过安分，所有的一切都像落叶一样只是在她眼前轻轻飘了一下就被吹向了远方。

很快那些无声的怨言开始不经意间转化成了实际行动。

那些她熬夜做出来的报表在去洗手间的时间里就被洒上了深褐色的咖啡，电脑里的存档也被人删去，一股甜腻的味道充斥着她的鼻腔，白纸上大片的污渍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她的手机开始没有了以前频繁的会议通知，经理也不免责怪她经常缺席。加班到深夜，办公室突然就断了电，原本亮堂堂的房间只剩下她面前的笔记本发出惨白的光。她的手指渐渐握紧，指甲深深陷入掌心里，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开始起了涟漪。

哒哒哒，她在word上打出了一行字。

2011年11月21日23:11 杭州

连绵的冬雨让燃烧了整个夏季的杭州渐渐冷却了下来，夜凉如水，他披着一条羊毛毯坐在落地窗前看着手中干干净净的白纸陷入了沉思。已经快半年了，他一幅画都没有画出来，房间里到处都是揉成一团的画纸。这对于被业界一致认可为“灵感永不枯竭的天才画家”的他来说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此之前他的作品都以稳定的数量和出色的质量让不少前辈都为之折服。他的画从没有固定的画风，可是却有着特殊的识别力，让人一看就知道出自他手。可是现在的他心里除了黑白，已别无他色。就像温暖的南方也抵挡不住冬天的寒冷，世界在一刹那间就只剩下了单调。



2012年12月16日15:40 澳大利亚

靠海的地方总能让人想起温暖的味道，即使是夏天，一阵海风吃过，也好像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她仍旧坐在车厢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上，呆呆地望着窗外。时隔一年，她仍记得一年前的那一天，当她把辞职书递给经理后，就拖着一个行李箱，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坐上了去往澳大利亚的飞机。其实她早就准备着离开，她一直都在矛盾和犹豫中挣扎，终于她选择了自由。在澳大利亚的一年里，她在海边开了一家咖啡店，生意不好不坏，有客人过来时，她便细心地为她煮一杯醇香的咖啡。闲暇时候她就会在阳光下读一本小说，有时还会去海边散步。她还经常能看到一个男生，总是一个人坐在海边，偶尔去她的店里喝喝咖啡。他总是在沙滩上写写画画，之后又被擦去。这样想着想着她渐渐起了睡意。

他坐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海风哗哗地吹起衬衫的衣角。此时距离他创作的低谷期已经一年，这一年里他没有再画画，而是选择了放下画笔来澳大利亚旅行。他爱在海边发呆，偶尔在沙滩上随意涂鸦，他还爱去海边的一家咖啡店，那里的老板总是安静地煮着好喝的咖啡，她总是温暖地看着每一个人，没有负担也没有愁怨。

车子在经过一个小站的时候停了下来，然后又重新开动。她恍惚觉得一个人在身旁的空位上坐了下来，一股淡淡的像海风一样的味道从旁边散发出来。她的头好像慢慢变重了，一点一点地向旁边滑落，一点一点地陷入了柔软的海水里。

他的心里也仿佛有了色彩，红色，绿色，黄色，蓝色……渐渐地繁复了起来。



# 单程线

作者 秋炀

编 杏伊 /Eda



路过长桥，恰逢封锁，行人车辆被挡在一条铁线路旁，在短暂的一段烦躁暗涌的寂静中，火车行进的声音由远及近，人们习惯性地搜寻着它从何而来，又目送着它细长的身躯迅速掠过这狭窄的交汇区，离开这片喧闹的市区。封锁结束，人们又各自推着车，跨过铁轨，各走各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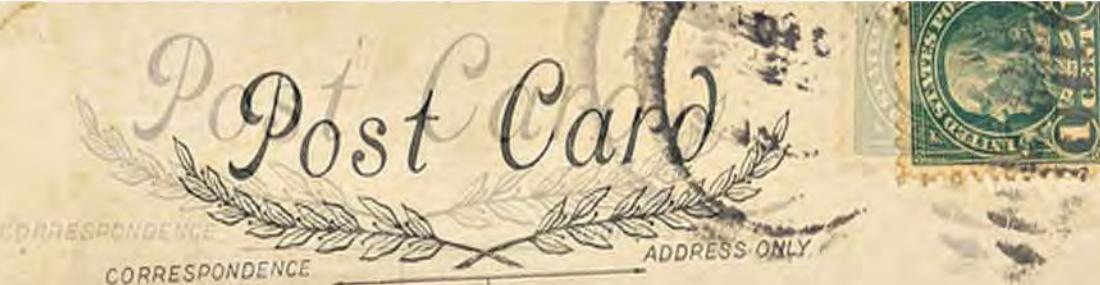
我还呆呆地看着，看着它转了一个微小的弧度，静静听着它这一路不停的声响，直到它彻底离开我所在的这片十分有限的土地，直到我的感官再不能追随它的行踪。

头顶上常有飞机飞过的轰隆声，如果它飞得再高点，地面上的我就只能看它反射白日的光，像一颗移动的金星，在天空留下一道或两道隐约的飞机云，等风渐渐吹散；也像一支会动的画笔，不缓不急地在粉蓝色的画布上留下一笔随意的痕迹。

我就仰着头，看着它，沿着早已规定的方向前行着，直到它身后拖着的印记横跨我眼前的整片不大的天。

坐在地铁上，头倚着车窗，阳光透进并不连续的一节节车厢，像翻书页似的，一页页打在脸上，窗外，树木以那熟悉的节奏向后退，这列车，也在沿着它的行径，全力向前奔赴着。

我就坐在靠窗的位置上，看暮色降至时灰色的帷幕渐渐向远处天际卷铺，即将盖上只剩一角的碧落。我便知道，和它一同前行的还有那似乎每天都在重复的时间。



我们将双脚无力跨越的距离交给能够快速前进的交通工具，带自己去一个目的地，完成一件事，在一生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出行中，当我们踏上前进的路，心里就明知还要回来。有去，有回，这样的因果关系显得那么理所当然，在来去的重复中，人们渐渐会忘了出行的新鲜与喜悦，面无表情地安坐在车厢里，不盼望着去，也不期待着回。

但是，大概很少有人会站在同一处，等待曾经从自己眼前逝去的一列火车、一架飞机、一趟地铁再回到当初的地方。看见远行客们，人们或许会在心中暗自猜想：这是往哪儿去啊？却很少有人会想到：他们还会再回来，再次路过这里。就算再回来，大概又会被想成：这是往哪儿去啊？

在旁人的眼中，远行的人们走的永远都是单程线。

当我仔细观察着那些行进在远途中的人们，接收他们路过时留下的各种讯息，感受到了速度带来的变化——整个世界都在一刻不停地前行着，无论身在路上的人如何淡忘了这一点，无论返程显得有多么顺理成章，整个看来，每一个人都在去往着某一个地方，速地奔赴着那个未知的地方。

更换视角后，是去，是回？好像怎么也说不清了。当我们要长久地离开一片伫立已久的土地，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当它由出发地变为目的地时，我们是说去还是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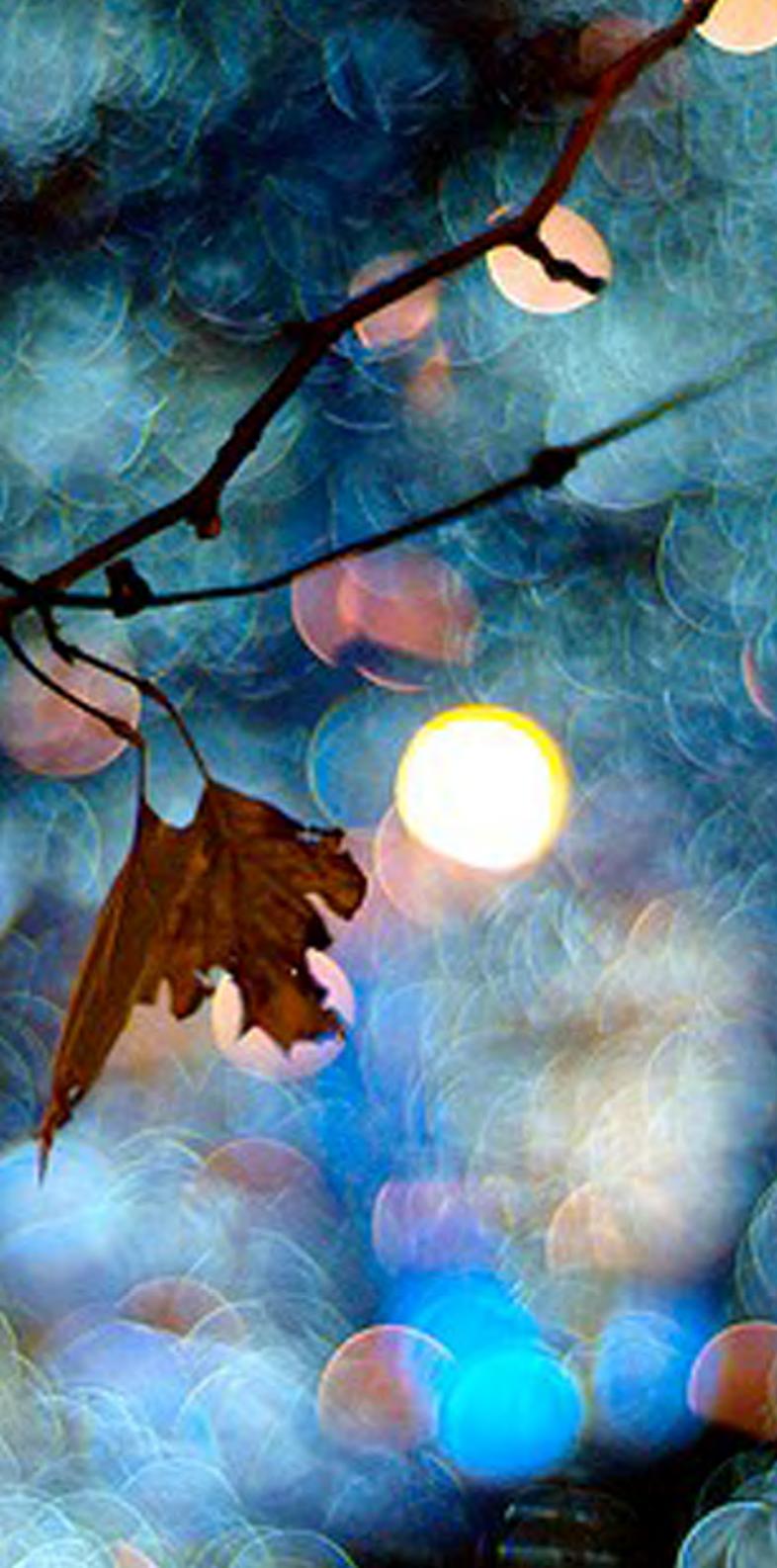
当我们说去时，真的是在心神俱往地奔赴吗？

当我们说回时，又真的是在期待温暖的归宿吗？

就在人们把有去有回当成不必再证明的定理之时，时间以另一个平行的尺标度量着人们每一次的出行。我们行进的方向也便是时间行进的方向，时间不会倒流，我们走的真的都是单程线。

似乎来和去是不太有关系的两个词，它们不必被锁定在一起，标示相反的意义，因为我们所走的每一趟路都是单程线，不会再有重复。

我再登上一辆巴士，人生就是由这样无数条单线程组成的吧，我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不知道最终停在何方，只能在各种复杂情绪的交织中，暗自赞叹单程线上永远不会重复的新鲜光景。



# 光

文：NA君

编：乔白山人/会飞的猫

那光刺穿我的胸膛

他在苦笑

她低头哭泣

他在瞌睡

她抬头看不清天空的形状

那光刺穿了我的胸膛

洒下一片雾

开出五片金色花瓣

2013年1月20日夜  
于百万大道 灯光中

行吟

# 人生得意项

## 自high

文/道口慕枫

编/杏伊  
Stomacake



可能“自high”和“尽欢”的意义没什么差别，但我近来是越来越喜欢“自high”这个词了；毕竟“尽欢”多多少少地有着“一群人狂欢”的嫌疑，人心各异，众口难调，每个人的兴奋点有如临宣泼墨，难以均一，我想对月吟诗你却只想对月饮食，你想聊点新闻她却在喋喋于热播的影视。所以说吃货的聚会反而更加单纯，“食色性也”最是足以维系一圈牢固的人际关系。

所以多数情况下，一场成功的狂欢往往可遇不可求。然而自high成本小，收益高，只是在自己的趣味上多付出一点注意和努力，收获的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幸福。倘若这趣味果真是百分之百的喜爱，那么简直成本都可以算作收益了，就像喜欢读书的人不会反感背诵名篇名句，爱旅行的人更觉得收拾行李就像是在跳一个人的华尔兹。

前不久有读者向我们提问：写作，或者说文字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上一期的两位编者已经解答过，我只是在此把它同另一个事实一并列举：很久以前以及直到现在，我时常听到过其他的同学说，独立时代像是一个自high的庄；而且庄内的我们对此也多持认同。我倒是完全不觉得这种评论有主观上的恶意或者客观上的恶果，并且也不觉得自high是件多么不好意思，听起来让人“此时此刻难为情”的事情。说我不思进取也好，小富即安也罢，须知自high的精神如今确实已经为我们所欠缺了。昨日的古籍里是陶潜的“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今天的市场上却充斥着原创作家郭敬明老师铺天盖地的忧伤。我不是说写作的人都得饿死，但是青年作家摇身一变而为商人，铅华仿佛洗尽其实卷土重来，当我们叹息“再也不相信爱情了”的时候，恐怕文学亦不能免于相同的命运。荀卿有言：“乱世之征，文章匿而采”。齐梁诗人少了自high的精神，所以绮靡的宫体只有流艳无穷；而我亦满怀期许地认为，“一份不追求销量的杂志”更近于对我们至高无上的褒扬。

自high是和自由同样重要的，或者二者其实亦相通。旅游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拍照多于看风景；交友的时候，常常免不了考虑其在人脉圈子中的价值；读书的时候，成功学总是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功利强度令人厌恶不已。

确实，我留下了可供回忆与展示的照片，获得了一份强有力的人脉资源，学会了怎样在成熟的社会和人群里摸爬滚打，但是那不是全部，甚至应该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这种意义非凡的利益获取，远比不上那些旁人看来毫无意义的呆举：对着风景傻笑或者流泪，同几个兄弟喝醉到傻笑或者流泪，以及读一本诗集读到傻笑或者流泪。此时的你毫无疑问地是在自high，但是我保证此刻的你有着舒服的、畅快的、自由的灵魂。

正所谓“人生已经如此地艰难”，我们梦想春风得意，现实却是西北风卷起沙砾。生而为一个有着独立思考和选择的能力的人，自high不应当成为你羞于承认的生活情趣。

去年过年的时候，父亲在家门外贴了一副他自己写的春联：“门心皆水”，“物我同春”。一半古奥到完全看不懂，一半又浅显得让读者尴尬。可是我冻手冻脚地帮他贴完之后，我看到父亲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种我不常见的满足。

他是一家之主。他理当享有这自high的满足。



# 用三瓶冰峰的时间来想你

文/星推骨君  
編/鎖骨君

Stomacake

就像我不记得第一次喝冰峰是什么时候一样，我不再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情形。

我不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盯着汽水瓶里慢慢上升的气泡一直看，也不再记得为什么喜欢盯着它们游离上泛，最后爆开响亮的橘子气味。

打完球喝冰峰最舒服了，肺叶还在舒张着。我们大口大口地呼吸，不分季节的汗水涔涔流下。

虽然我知道太热的时候被冰凉的东西激到了不好，但还是很想放纵自己去体会那种骤然的收缩感。

我们明知道一件事不会有好结果但还是会去做的时光是不是也越来越远了？

盯着冰峰瓶子我开始发呆。

就像你说：“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

最近我也总是想起辛弃疾的那首词。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胜雪。

正壮士，悲歌未彻。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

谁共我，醉明月。”

有很多东西只被应许在这个城市流淌，所以冰峰大概是只有在西安才喝得出味道的东西。

像从小喝到大的饮料一样，我希望故事能有一口到瓶底的清晰结尾。

## 第一瓶

据说可口可乐的瓶身设计是一个男青年做的，他从女友穿的裙子上获得灵感，给了可乐瓶完美的曲线。

不知道他喝可乐时都是什么心情也不知道他们最后走到哪一步。

这怎么想都像是偶像剧一样的剧情。

冰峰的瓶子不是很花哨，但是比玻璃瓶芬达好看无数倍。螺旋的圆柱是下半部分，然后一个简单的锥形，把所有的橘子味都汇聚到你打开的一瞬间——翻涌的泡泡里。

我知道它是所有离家的孩子想念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的橘子味。

前几天有个外省小孩给我说，冰峰和芬达有什么区别啊，她喝不出来。我不知道作何解释。我只好说，你没必要喝出来。你也不可能喝出来。



行吟

她不是很满意这个回答，说太玄了。

没错啊，冰峰就是这么玄的东西。

高中门禁很严，出门都要提前去班主任那儿偷假条，几乎每个人都会顺手给要好的同学带几张。我想班主任一直都不打算深究异常锐减的假条数量，否则在高三最后那一段时间里，我们不会有那么多机会溜出去放松。

最后那段时间，我们总是在模考完了之后打球，然后溜到东门对面儿吃炒面，四五个人喝三倍于己的冰峰。看着一桌子空瓶儿，有种痛快的悲壮感。

那时候我们都像气泡一样飘来飘去，在滞重的液体里沉沉浮浮，不担心会弄碎自己，一起努力着，直到一个个飞去不同的上界，再回不到一个瓶子里面。

不过那又怎么样。打球的时候流下的汗都适时地蒸发，身体的疲累不留下痕迹。空瓶会被回收处理，制成新的碳酸饮料。“呲”的一声，又带走新的热量，变成一个新鲜的响亮的嗝。

自从学了法语，对什么都想说“C'est la vie”。更何况，我还从谁那儿学了via这个词。

不知道，当时你听说冰峰出罐装的时候是什么想法。我记得那是临毕业前。

## 第二瓶

到了迎接期末考试的时候，大学里的考试跟高中有很多区别，目的不同，手段也不同。

在帝国主义统治区的孩子们因为和我们放着不同时段的假，陆陆

续续地离开、回来，好像再也不是一个维度上的人，只能遥远地听着偶尔传来的消息。

你过得好不好。他现在怎么样。

我们都拥有一种把距离轻易拉长的能力，越拉越远，越来越远，时隔好几年。然后我们再见面，成熟地表演。

其实我不喜欢背歌词。

今天有着冬天里难得一见的晴空，没有云，太阳算是暖和。下午跑回高中吃米线，它曾经以十块钱的价格轻易满足我的胃。

现在它是十五块，店里依旧是好多校服。我喝了两瓶冰峰，一肚子气。

运气好，遇见老师带我进去。恍惚地看着变了样子的超市、新修的楼梯、好久不见的操场。

我想最残忍的是所有穿着跟我们那时一样的校服的身影却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我在似是而非的影像里穿梭，周围明明如此熟悉，却是我从不曾经历的时空。

我知道什么都回不去，所以我默默看着这个巨大的容器吞吐新的旧的记忆。我知道它会一年年存在下去，延续和交换，磨损和冲淡。

故地重游之所以容易感伤大概只是我们无法重现当时，不管是遗憾还是圆满。那个季节那几个瞬间那几句话，那些歪歪扭扭的字条，那些纸笔那些数学题那些犯不完的困。

也就是说，我曾经跟你坐过的那把长椅，我跟你下了自习游荡过的操场，我们记忆里的天台，你低头盯着雨滴的连廊，早都不再属于我们。它们会在时光里迎接新的回忆，它们会被刻上新的印痕，它

们从来不会被相见和道别所束缚，所以它们只是正常地服从着使用寿命。其实一切都是我们自作多情。

之前看过婆婆的一本书：《如何说再见》。其实看完了也还是不懂，否则我不会如此无所适从。

既然我已经知道所有的一切有可能都会亲手一点点送走，为什么我还是会觉得心有不甘。

有一年冬天操场上有棵一直不掉叶子的梧桐树，今年它光秃秃的。

我偷偷剪断铁丝上过的楼顶，应该已经被重新封起来了。

操场在东边新开过了门，超市重新装修，换了承包商还添了榨汁机，我自习过的教室变成了社团活动专用。我漠然地看着这些变化，想起《鱼》：“我为什么没有留下一片叶子呢？替我看着我离开之后的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人替我看着，你们逐渐离开之后的我，到底变了多少。

我讨厌一群人故作欢乐，我讨厌烟味所以不抽烟，我喝酒上脸所以我喝得很少。

其实我最讨厌的是告别因为我学不会。我的脸颊僵硬而尴尬，我肌肉紧张说不出话，我不想哭不想笑不想发表感慨不想活跃气氛。

我只想看着你的脸坠入回忆，尽管我想不起我们何以至今。

现在的通讯很发达，交通很发达，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找到彼

此的话，其实很容易。

现在的通讯很发达，交通很发达，所以我们如果想远离彼此的话，其实更容易。

动辄几千公里的距离，动辄大洋彼岸的两地，我们写封信都这么费劲。

索性不闻不问，各自继续。

因为你的身边有了新的群体，我的身边换了新的表情，不管他们会不会停下来，占去故人空出的位置。

我们倔强留着的，还是那么几个彼此。

电影里最老套而矫情的设定之一就是：为某个人保留他离开时房间的样子。不管他是死了，走了，倦了，变了。

去他房间，一切都没有变过：衣物桌椅，书架被子，好像前一秒还在一样。

不过他还在的那一秒毕竟过去了。于是观者唏嘘不已，拿起手边的爆米花就着掺了水的可乐默默填塞情绪。

我们没有活在电影里。

所以我们要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以选择，流连或放弃。做出何种选择的人都存在，所以我们才得以从别人的故事里找到平衡的结局。

说到冰峰出了罐装，我在想，它能不能出个两升的大桶，好在我们一群人努力想要欢乐的时候，不必选择苦涩的酒和甜到发腻的可乐。

要说再见吗？不管是一年两年三年还是六年，你们都还在不在我身边。每个人留下的长度都不尽相同，每个人放出的光辉都烙进我的维度，在空闲的时候，在我疏忽的瞬间，在夜晚，偶尔地牵动一些东西。

橘子味的，冰凉的，亮闪闪的，甜甜的，呲啦一声爆开的，有时候让你胀得难受的，有时候让你全身舒爽的。

它真的只是饮料么？就像你们，难道真的只是过客而已么？

### 第三瓶

冬天的时候，你说冰柜里的冰淇淋们会不会很冷。  
你说云啊他们飘在几千多米的高空会不会偶尔感到无聊。  
你说，为什么有些麻雀很肥，有些却很瘦。  
你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停不下来。  
你说啊，星空和海洋的蓝色到底哪个更好看一点。  
你说，是不是要到了夏天你才会不那么吝啬。

难得的是，最近天气非常好。冬天的太阳光较之于其他季节显得更加苍白，如果放到秤上去称可能会略轻一些。这只是我的感觉，但是我对这一点很有自信。

你说同学聚会这是多么不好玩的事情，在一起的时候都已经分成三人一团五人一组了，这么一大堆人聚在一起，是多么复杂的信息流动。

又是多么疲累。

一会儿喜欢木吉他，一会儿去听大提琴，一会儿在家狂暴地敲击桌子，一会儿打开窗户怪吼一气。人对旋律的感觉也是一阵一阵的。

我已经丧失了看到自己的能力，只是偶尔会觉得这样的自己很没出息。大概最窝火的一点是有些关于你的部分我无法控制，

好像这些情绪不属于我一样，笑话，他们明明就是从我这里出发的。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跑向了我现在在的地方。

你又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向了另一个方向？

这个问题一定有很复杂的回答，在我们的年轻面前它还是一团浓雾，令人讨厌。

前几天那场火箭弹和碘化银制造的勉勉强强的降水让我想起了《南方》(达达乐队)这首歌，莫名其妙。

每天都有新的问题，不知何时又会再忆起。

你说呢？

我单知道吃香蕉可以让人开心，据说这是有科学论证的，巧克力也可以担此重任，大概更多人喜欢它的口感。

很遗憾我没找到碳酸饮料可以让人心情变好的证据，检索出来的信息仅仅表明它们导致肥胖。

现在喝冰峰也慢慢变得没有那么高兴了。

不像小时候。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子啊？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我们真的好久不见了。

怎么表达都没有关系，所有的不会因此而远离。

没什么好说。

大概我甘愿沉没。

# 话剧的导赏

## 听了一场

文/舒克

编/墨挂 Nobelium

今天下午一点钟，在邵跑跑听了话剧《西游记》的导赏。

本来中午热得不行，我又坐错了校巴，在3号线上被颠簸得胃抽，本来有点迟到，本来想干脆不去了的。

最后还是千里迢迢地跑了过去。

只因为我一直想把《西游记》读得更懂一点。

导演吐槽了电视剧将原著进行了大量的简化和幼化，从而导致它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只是一部“哄孩子”的儿童剧。对此我简直不能同意更多了，无数文学作品被拍成所谓的电视剧之后，形象立体起来而多层次多视角的意义，却被粗暴拍扁了，令人扼腕。

近些年对西游记的研究和反思越来越多，比如六耳猕猴与孙悟空到底谁死啦，西游记反映了神马社会现实啦，还有少年玄奘的奇幻漂流什么的。一时间我坐在跑跑堂里思绪万千，最终问了一个问题：西行师徒四人，除孙悟空没有前世之外，其他三人前世的身份都十分煊赫，但都是因为一点点小错（金蝉子妄言，天蓬戏嫦娥，卷帘打碎琉璃盏，小白龙放火），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惩罚。金蝉子是被打入轮回，受十世人间至苦，这一世转世成玄奘；天蓬元帅错投猪胎，一世陷入“求而不得”之苦；卷帘天将被打入流沙河，每日午时受百箭穿心之痛，孙悟空虽无前世，却被压五百年，又戴上了金箍，简直是生死两难的境地。这样看来，仿佛这一路是他们的救赎之旅，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将自身从罪孽中救赎出来。

然而当他们取得真经之后，我们发现结果也没好多少。唐僧虽成佛，但为众佛之末，孙悟空天生的叛逆，成佛之后必然更加束手束脚，不得已忍气吞声苟活于世，八戒最惨，混了半天只是个使者，位置还不如沙僧是个金身罗汉，小白龙成了菩萨，却哪能与龙太子身份相比？想当年，人家可是一张嘴就吃了一匹马……



整部《西游记》，整条西行路，究竟是一种揭破还是救赎？

然后，导演用一种所有导演都有的语气和眼神说，你既然已经问了，那么就已经接近那个答案了。我实在有点不忍心直接揭破你这个疑问。

我于是叹息。

于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四个抱着自我救赎的希望的人，踏上一条早已预知的路。这一路有接连不断的凶险麻烦，却有神佛一路相助化解，这四个人，是舞台上不被允许有自己动作的提线木偶，一切的一切，按照如来的剧本，按照佛与道的角斗，在众多仙佛的眼前，演一出活生生的滑稽剧。

吃一口唐僧肉能跳出六道轮回得以超脱，所以一路上的妖精们摩拳擦掌，明知其为诱饵，明知沾之即死，却忍不住要去争夺。无论人，神，或是妖，都强烈渴望着救赎，渴望着超脱如今生存的种种苦厄，这种渴望让他们明知既定的结局，也会踏入那个死局。

知道结局，所以唐僧越来越麻木，被妖精抓走，等着徒弟来救，之后让观音在“灾难记录册”上划笔正字，然后继续木然前行。

所以说，这根本就是一种揭破。

冥冥中自有命运的轨迹，也许你一生痛苦疯狂的拼杀和挣扎都只是旁人眼里一出精彩的折子戏，终点回首，发现无论如何，结局也是早已料想到的局。就像俄狄浦斯，命运已经冷酷地诅咒了他，他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将他与命运那条线越拉越近，最终重合。

这世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救赎，也不存在所谓超脱。

——逃不过天网恢恢。

# 从皇后大道 到广州大道

(笔者曾于元旦日采访游行至中联办门口的网民，并于1月9日亲赴广州南方报业门口采访示威者)

元旦的香港，甚是热闹。但香港市民并不是出来庆祝安度“世界末日”的“劫后余生”，而是为香港特首梁“思歪”投上迟迟未能兑现的一票——只不过，这票是用脚投的，一个脚印就是一个反对的声音。

“倒梁”的除了“民阵”和“民主倒梁力量”这两个团体主导的游行外，还有网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第三条路线，沿着皇后大道中，一直走到西环，在中联办门前升港英旗，唱英国国歌。20多年前，罗大佑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叫《皇后大道东》，歌里头代香港人问道：“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20多年过去了，这条大道的东头依旧无皇宫，西头拐个弯，倒也是有了。

游行队伍200来人，大多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都是响应互联网上发起的呼吁而来。他们不仅仅因为发起群组“我哋系香港人，唔系中国人”的理念正中自己下怀，更是因为没有政党和团体背景，所以才选择了这条路线。其中有三位中学生，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放弃了与自己身份更相适宜的学民思潮。虽然另外两条路线明显更加声势浩大，但这条网民组成的游行队伍，却是我心目中此次示威的亮点。

广州的元旦也不平静。1月2日，中国大陆最敢言的周报《南方周末》，被宣传部绕过编辑、直接操刀，将特刊主题和新年献词“狸猫换

文/ 孙贤亮

编/ 道口幕枫 来自未来的我

世见



太子”。次日读者见到的，不仅仅有“2000年大禹治水”这般的史实错误，原本呼唤宪政的献词也变成了歌功颂德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中国梦，离痴人说梦又近了一步。

从5日开始，声援南方周末的人们自发聚集到了广州大道中289号，在南方报业大院的门口献上菊花，拉起横幅，更重要的是，亮出身份，一直持续到了10日。虽然微博上李开复、任志强、李冰冰、伊能静等商界、演艺界名人的声援和随后的被请“喝茶”（类似ICAC请人饮咖啡），更能挑动看客的神经，但聚集在那里不平则鸣的人们，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从皇后大道到广州大道，没有一个是狭义的受害者，没有一个是为了个人利益挺身而出的人，没有一个是收了钱、被人请来的龙套演员，有的是为了捍卫他人利益而仗义出手、为了争取社会公义而振臂一呼、为了实现心中理想而奋不顾身的公民。

皇后大道上的香港中学生告诉我，他没想过自己站出来就能令特首下台，但行动本身就有意义，会凝聚更多人参与进来。广州大道上的人们亦如是。没有人会相信，南周献词事件真能像台湾美丽岛事件一样，令中国解除报禁获得新闻自由，其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于，更多中间阶层

放弃了观望，在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议题上为了更崇高、却也更不饱肚的价值站了出来。而他们不需要政党来教，不需要另一个团体来灌输另一种道德理念，需要的是正义感和一点点勇气。

前年，梁文道曾应中大的新亚学生会之邀，讲茉莉花革命。面对当下中国的情势，他讲了一个有意思的预言，政治高压到了一定的程度，原本慑人的统治手段变得稀疏平常，那么人们就会逐渐放下恐惧，甚至会将被监控、被打压视作一种身份认同——我被打压了，所以我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微博上的大V（V代表实名身份认证）和公知（公共知识分子）显然已经证实了这个说法：被删掉的微博往往是真相，被封杀的博主往往代表良心，而请那批本与政治无涉的人喝茶，更是划下了楚河汉界，从此泾渭分明。香港人仍然拥有自由，不必像长毛那般“一个人集会”来表明立场，但仍然见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沉默，从反高铁到反国教，再到反东北发展计划，然后反CY，这一路“反”下来，大多数人都“反”了，那么还“正”着的，就真的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了“敌我矛盾”这般的大问题。

网络上有段话广为流传：“当你们十个人时，我们会把你消灭；当你们一百人时，我们会把你逮捕；当你们一千人时，我们会把你驱赶；当你们一万人时，我们什么也不做；当你们十万人时，我们加入你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也会有相对的声音。举着港英旗的游行队伍不仅仅被过敏的官员们称为港独大肆贬损，在游行路上也不断受到其它香港市民的指责。有一次在深水埗明哥的铺子里帮衬，也听到隔壁几桌的长者们在骂骂咧咧：“呢啲靓仔根本唔知当时响香港嘅中国人有几苦，殖民地有啲咩好？”这并没什么，一反TVB传统的《天与地》都能拿年度最佳剧集奖，一百种不同声音之间又有什么不能互相尊敬的呢？

但是还有真正的龙套。此时在街上士气高昂挺梁振英，大骂民主派闹事祸港，一转头就在厕所前收钱走人，似乎250蚊就可以买走一些香港人的良心。而南方报业大院门口的右侧，有拥护毛泽东、热爱共产党、大骂民主人士是汉奸走狗的“爱国人士”。驻守大院的警察亲自告诉一位南方的报人，这些“爱国人士”上下班比在大厦里工作的人更准时，6点一到就不见人影，不需要警察来清场。他们的良心，是否只值5毛？

元旦那天，皇后大道与毕打街的交叉口，有一位街头歌手看到港英旗飘飘的游行队伍，立马谈着吉他唱起《孤星泪》中广为人知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和曲者众。要让人听见“A SONG OF ANGRY MEN”，这首歌还得靠“PEOPLE”自己来“SING”，要唱响它，靠的是每一位公民的主动参与以凝聚力量，要求每个个体脱离自身利益桎梏以进入公共空间。归根到底，从皇后大道到广州大道，形成中的公民社会在磕磕碰碰中摸索不同于国家中央极权、也不同于市场自由放任外的第三条出路。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涌”，不妨，我们自己动手来“搞搞新意思”？

# SAD SIDES

文/锁骨君

编/木禾 来自未来的我

## SIDE A

沿着这面墙走，从起点到转弯有五十九步，不多不少的。多一步就是宽阔的街道，有水流一样的车潮，退一步则是墙角，积水在墙面与土地的缝隙间永久地存在着。两边都是每天要走过的路。

却像是攻略游戏一样，跟随闪烁的箭头到了另一个对立面，开始新的游戏进程。存档，等待，等待，存档。

看到女生和女生旁边的少年，就在教室一翼的窗边：一个坐在那里看书；一个倚在墙上，耳机从发间被依稀辨别出，看着窗外已经泛红的天空。我觉得这时的天空像一张纸，轻轻一碰就会涌出夜色来，甚至连星光也会涌出来。而此时的光芒来自女生的眼睛，那边少年的眼睛闭着，看不到神色。我有些小小失落。

那样的画面很和谐，因为红色的天空背景和默契的构图角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他们认识，而他们却明明是从没说过话的样子。也许这个教室里是三个陌生人，一个在打量另外两个，另外两个对这一个视而不见，真是悲哀的角色。

而这也是我的一份记忆了。

因为这是一层薄纸被捅破的开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暮色水鸟的和鸣和修长脖颈的剪影，伴着流淌的金色的水流。她把手浸泡在水中，是那样柔滑的感觉，比用水浸涤过的头发还要柔滑。那水流缓下来了，水潮退下去了，看见她裸着的脚在青玉的石块上，白皙得如水鸟的羽毛一样，虽然它们此时都是铜铸一般的色泽了。”

关掉文本文档，这是今天第一次敲字，感觉不太好。

因为对夕阳的感觉，夕阳给我一种被冷落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指甲缝中渗入，在骨头间传送，传到我的全身。

## SIDE B

当不知道怎么做时就会闭上眼睛，世界好端端就从你的眼前消失了。那样，也就没了自己，没了别人，没了风景，没了寒冷，没了要去在意的人，在意的事。

是个看烟火时会闭眼睛的人，只听到声音就知道花已经开了。而怎么开的，又是怎么凋谢的，就不再忍心也不再用心去看。

看到那个男孩子拎着单肩包的带子看向这边，我就闭上了眼睛，斜倚在墙上连肩胛骨都硌得有点疼。耳机是那个人在唱着，“I'M QUIET INSIDE. I'M QUIET INSIDE.” 是这样闭着眼睛，瑟缩着感受这三个陌生人的戏。也许，那女生并不知道这场我臆想的戏里她也占了一个角色，还是三分之一重要的路人甲呢。



后来我跟那个男生成了朋友。两个男孩子，成为朋友是很容易的事吧，很容易，容易到连我都觉得仓促。

好像自己像个小孩子一样在期待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呢。

“I DON’ T LIKE THE THINGS I SEE/BUT I DON’ T THINK I NEED TO FORGIVE/BUT I’ M QUIET INSIDE/ THOUGH THEY DRAG ME BY A WIRE/THROUGH THE STORMS THAT CRACK THE SKY”

“I AM QUIET INSIDE/I USED TO BE SO HARD TO FIND/RAGE AND TEARS FILLED MY EYES/BUT NOW I BELIEVE I SEE MUCH CLEARER ”

“I’ M QUIET INSIDE  
I’ M QUIET INSIDE”

#### SIDE A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水草横亘在清晨冰冷的河水中，柔软得像挂在林梢的发带，在暖黄色的微光中变成了紫色。依然是水鸟的和鸣，水草在它们的趾间调皮地缠绕。她在水中任绿色从指间泻出，感受到的目光像那暖黄色的初阳一样。”

我身旁的男生比我低一个手掌那么长，当然

是用我的手掌丈量的。用他的手掌呢，可能就得一个半吧。用女生的呢，两个手掌长可能还不够吧。这是特指她的手掌，那个女生的手掌比一般同龄人的都要小上两三圈，掌纹也很稀疏，像是五六岁的小孩的手，泛着黝黑健康的光泽。

我拿女生的手掌来丈量他和我身高差，这种举动说出来会被笑吗？会被骂吗？好纠结。

每天早上晨跑，和他一起。他跑得很快，我却心不在焉。教学楼上的爬墙虎长了一个夏天，变得骄横嚣张，像是一张旧的城市地图，还像是身边少年白色衬衫上的绿色油漆。那是他以惯常的姿势背倚着一块油漆未干的墙上时留下的纪念。他咒骂着要扔掉时我却看着那块后背如树冠烟云一样的盛夏颜色，慢慢地仿佛流动着。

水草，河流，紫色与金色，与青玉色。

“蛮好看的啊。”当时完全是无意义地在说。

他就穿着那件衬衣，度过了一个朦胧的夏。多次洗涤让那块绿色淡得像走过树丛时捎走的绿色的风。

绿色的，风。风成了穿梭在他记忆中的特殊的词语，特殊的音节。



#### SIDE C

低头看着土豆一样凹凸不平的膝盖，短裙却只能盖住膝盖上部，这是瘦削的象征，自己却看着怎么也不顺眼。怎么看，都觉得很难看。手很小，身形很小，眼睛也很小，耳朵却很大，像只大耳朵狗。对，大耳朵狗。

坐在后桌的男生闭着眼睛塞着耳机的时候，就会听见哼唱的不成句的歌曲。不成句的，于是竖起天生就如雷达一样的大耳朵去听，想要费力地辨别高潮部分的歌词，失望地发现努力也是办不到的，然后就下巴抵着课桌，进行午后的浅眠。

那年夏天下了第一场雨。

我终于听清了少年唱的“被雨困住的城市。”

被雨，困住的，城市。

困住了，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着。醒来后，桌子上放着一盘磁带，没录完的样子，也没有标签，好像宣告着永远的陌生。这个人把声音困在了黑色塑料壳的带子里。总觉得，这声音好可怜。

SIDE B

我从背后接近他，将耳麦套在他头上，看到他柔软又泛着愉悦感觉的发旋儿。

“这什么歌？”

“蓝色的夜风。”

“听不懂诶，拜托下次弄点国语的好不好。”

是啊，就是因为他听不懂，才放给他听。

“那，换一个呐。”

“这又是什么？”

“THAT'S NOT ENOUGH”

“THAT'S NOT ENOUGH”他用很低的声音自言自语地重复了这首歌的名字。从背后，感觉到他的头发被我说话时的呼吸拂动了，有几根变了视觉角度而泛着铁红色。像是夕阳，他在自己文章中描绘的夕阳。他像是仔细聆听了一会，突然把双手放在了耳麦上，重重地把耳麦压向自己的耳朵，他耳朵边的皮肤都有些泛红。

“你真是活在音乐里呐。”他听完后，把耳麦还给我，脸上带着似有似无的笑意，对我说。

THAT'S NOT ENOUGH. 还不够，不够，不够，不够。你听到了吗？你听懂了吗？

我倚在墙上。大家都放学了，此起彼伏的脚步声，窗台下蚂蚁一样的黑影已经多半没入紫色的雾里。我开始哼歌，蓝色的夜风，他听不懂，怎么办，我也有点不懂了。

“因为像是在童话故事里  
灯烛的色彩烟雾那般  
突如其来爱情  
不能马上亲吻  
无论确认多少次  
还是发现我喜欢你  
如果一直是朋友  
一定是幸福的吧  
被卷裹在蓝色的夜风里  
我们要去到哪里  
徜徉在蓝色的夜风中  
和你要去到哪里”

推着单车回家时，夜晚的风也是蓝色的，透入双眼，去到哪里呢？

SIDE A

我只能活在诗里。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她耳朵边的黑发有一缕掉落下来了，竟

是比水草还要嫩长，飘浮在空气中。她就像生在水中的水草，紫雾色的，青黛色的，眼眸狭长，颜如舜华。河流唱着诗，溅起白色玉屑一样的水花，代替了水鸟离去空缺下来的纯净白色。远处的屋顶上晾晒着这一季熟透的天宇，树梢都没入天空的大幕中，有人奔跑，有人歌唱。她笑了，笑得好像别的全部都失去了光芒。”

有些失控的关掉了文本文档。扯掉了电脑的插头。

SIDE C

我听了那盘磁带，用外婆家天线上满是红色铁锈的旧的收音机，吱呀吱呀地听那里面读着我仿佛触碰过又仿佛听不懂的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是谁在读。

我在录音机前，那些忽略的时光就这样吱呀吱呀过去了。

#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编：杏伊／锁骨君／乔白山人／会飞的猫

## 引言

买东西本不是什么大事，但凡牵扯到跨境，就没那么简单了。

香港政府日前正式在宪报刊登《2013年进出口（一般）（修订）规例》，建议规定除非获工贸署署长发出许可证，否则禁止从香港输出供36个月以下婴幼儿食用的配方粉，包括奶粉或豆奶粉。同时，考虑到个人自用需要，港府建议每名16岁以上人士可带不超过1.8公斤奶粉（即大概两罐）出境。该规例2月27日交立法会，3月1日生效。

作为法治社会的香港，这次把限购提升到了立法的高度，可见是动了真格。此前在港铁上水站也有过多次反水客的示威游行，最近一次香港居民与水货客的大规模冲突发生在1月6日，末日刚过，新年伊始，空气里就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火药味。

对于这些“买东西”的琐碎事，有些人漠不关心，有些人只是看看热闹，有些人在网上与别人激烈辩论。你说我买东西是侵占你们资源，我还说我是为你们经济做贡献呢，诸如此类一来一往成了打口水仗，反而离问题的本质越来越远。前一段的热门港剧《老表，你好嘢》第一集就调侃了这各执一词的“购物争论”，笑声后很多社会问题浮出水面。

口水仗也打了，游行也游过了，法律也颁布了，却总觉得还差些什么？对了，是彼此的沟通。

本期《独立时代》采访了六位中大同学，包括内地生和local，力图展现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打开包容化沟通的窗口。

## 对话

受访者：（出于受访者要求，故不透露真实姓名）

- A: 内地生 yr1 商科
- B: 内地生（广东人）yr1 工科
- C: 内地生（广东人）yr1 商科
- D: 内地生 yr2 地理
- E: local yr1 历史
- F: local yr2 日本文化研究

## 一、内地人来港购物问题

1、从孕妇来港生子，抢购奶粉，水货客贩卖，到现在深圳很多市民连日常用的油盐酱醋都要来香港购买，你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出于对内地食品安全的不放心，关税的差价，还是盲目的跟风？

A: 取决于物品。比如水货客是关税，孕妇来港生子是政策，抢购奶粉是安全，油盐是跟风。

B: 在我看来，内地人来香港购物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点是客观的，就是大陆食品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各种添加剂以及不规范操作，使得大陆食品的丑闻频出；而且大陆在供应内地和香港的时候，外优内劣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就比如说内地供港蔬菜合格率达到99.9%，在内地又怎么可能吃到让人这么放心的蔬菜？既然安全得不到保证，那么内地人也就只能来香港求购更加让他们放心的食品。第二个原因就是主观因素了，虽然说内地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但是我们从小吃遍了元素周期表，到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既然这样子也不用山迢水远地来香港购买。但是正所谓内地人现在这种跟风效应，一个人去香港买了回来，到最后一群人听说也盲目去香港购买，这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的效应；另外一个则是居安思危，内地人现在钱包逐渐鼓起来了，所以也开始担心一些安全的问题，以前人们吃饱饭就不错了，谁还管他安全不安全、有没有添加剂？

F: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能买到外国货，不是内地品牌，在内地买不到正货。第二是内地连柴米油盐这样基本的东西都有假，有假就有毒。他们希望能安全些。

2、如果你是深圳当地居民，在过关十分方便的情况下，说说你可能南下香港采购的频率和采购物品的种类，并解释你的原因。

A: 我会一月一次吧，主要是只在香港出售的产品，关税少很多的产品。

B: 我觉得我会两周去一次香港购物吧，购物的类型主要限于电子产品、服装和一些在大陆有安全隐患的食品（比如说奶粉这类）。电子产品和服装的原因，就是香港免税的社会背景导致这些东西都会比内地便宜，而且有更多的选择范围；对于有安全问题的食品，尤其是一些针对婴幼儿的，这就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路的前面有个坑，坑的旁边则是一条平坦的小路，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继续往前走，而是会选择绕过这个坑去走那条更加平坦安全的小路。

C: 我可能会一个礼拜来一次吧，如果真的离得很近，我到香港跟我去邻居家的距离和时间都差不多，为什么不去香港买呢。主要买一些日用品，或者逢年过节会去买一些高档的东西。

F: 很难说。大概会半个月一个月来买点外国货吧。

采访





## 采访

3、内地居民来港购物，虽然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侵占了香港居民的资源。你认为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孰轻孰重？到底是内地人太过疯狂还是香港人言过其实？由此引起的争论是否会加剧中港矛盾？

B：内地人来香港购物的疯狂程度，绝对不是言过其实，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严重侵占了香港人的资源。虽然说内地人来港购物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哄抬了物价，导致最后连香港本地人都购买不起。就比如说房地产，香港极高的物价一方面是因为地少人多，另一方面则是内地人疯狂涌入购买，让房价飞速升高，香港人的资源被不断吞噬。中港矛盾由来已久，任何一个细小的方面都会激怒彼此，甚至成为导火索，内地人侵占港人资源则同样会无疑加剧这其中的矛盾。

C：不能说是（故意）侵占资源，也不是内地人都太过疯狂，主要是两边的资源不对称。香港地方很小，虽然是一个进出口港，但资源毕竟有限。而大陆有这么多人，就算每个人来香港买一次，香港也会承受不了。

D：那肯定是促进经济发展更重一些啊。要是光靠香港自己的市民，经济哪能发展成这样。主要的增长率肯定还是来自内地。内地人太过疯狂还是香港人言过其实……看是哪方面了。要说奶粉的事，肯定是内地人太疯狂。要是奢侈品的话，那就应该这样啊。那些奢侈品香港本地又消化不了。矛盾总会有吧，只要适当解决，有矛盾也不是问题。

E：对有些物品的抢购确实很疯狂，比如奶粉，就连我妈妈也会买奶粉回内地给我们家的亲戚。我觉得这是会引发矛盾的，我内地的亲戚就觉得香港人的言论很偏激，说内地人是蝗虫，他们就不想再来香港了；而香港人也会觉得内地人在侵占香港的资源，很讨厌，其实双方都是只看到了彼此不好的方面。内地对香港经济发展也有帮助，特别是旅游方面。

F：内地游客来香港旅游购物促进经济发展，我不觉得是问题。但是比方说，侵占资源，像买了太多奶粉，这就太过分了。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听到“侵占资源”这几个字，首先想到的就是孕妇生小孩。但，买东西还不会（是侵占资源）。那你说会不会增加矛盾，这是肯定的，也非常明显。

## 二、中大学生个人购物问题

1、如果说很多人因为担心食品安全问题而到香港购物，尚有很多在港读书的内地生喜爱去深圳购物，可以讲一下原因吗？

A：主要是一些物品深圳便宜吧如餐巾纸、书，还有一些习惯用的物品，比如康师傅方便面。

B：首先，香港过高的物价让一些人无法接受，而深圳的物价明显比香港低很多；第二是因为许多在内地能买到的食品在香港是买不到的，这其中首屈一指的无疑是老干妈；最后一点则是熟悉度吧，在香港虽然很多我们没有见到过的食品，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比较想念小时候吃过的香菇肥牛。

C：可能有些内地生对香港的购物环境不是很熟悉，加上不会粤语，就会比较喜欢去深圳购物。

2、你平时采购的频率大概怎样的？去深圳的频率呢？

A: 平时购物是一星期一次吧。深圳是2个月一次吧。

B: 采购频率说不定啦，感觉有需要的时候就去买咯，所以也没有说固定的时间。去深圳的次数倒是不多，除了朋友拉上我，否则一般不去。

D: 一学期就去三四次深圳吧。在校外买东西也不多，大概两周一  
次。

E: 平时采购一个月一次，去深圳一个月一次吧，因为我可以直接回家买啊。

F: 我平时很少去深圳买东西，除非有朋友一块，偶尔去一下。作为中文大学的学生，因为生活环境，基本上三餐都能在饭堂解决。很少买东西，就算是百佳也是很少去的。

3、你更倾向于在香港还是深圳购物？或是不同的物品会选择不同的地方？请具体说明。

B: 主要还是在香港这边咯。因为如果要去深圳的话来来回回地铁费都要50多，而且去一趟的话时间浪费太多，时间就是金钱，会减少自己的学术时间，所以除了朋友拉上我一起，否则一般很少去。

D: 比如说书啊，香港因为版权问题会很贵，内地就会便宜啊。但是衣服什么的，肯定就会在香港买了，同样品牌更便宜。

F: 一般东西在香港也能买到的，然后也都会在香港买。所以去内地很少买日用品。除非是些只在内地卖的面啊，和一些零食，才会去内地买。

4、你每次从香港回家时是否会主动带些“手信”给家人和朋友？一般选择些什么？

D: 我一般都会带些小零食。特别是过年回家，带一些国外的进口的点心啊，家里有小朋友可以分着吃。其他的年糕啊，萝卜糕，我觉得就没必要了。

A: 会。选择巧克力、黄道益络活油、双飞人和进口小吃，澳门香港特产年糕、肠粉鱼蛋烧卖等。

E: 我自己一般不会带手信给亲戚和朋友，因为他们有需要的话自己过来香港买也很方便，不需要我带。

5、近年来代购行业迅速兴起，作为在港读书的学生，不免要帮亲友代购些物品，这样亲友也省去了代购费。你有没有帮别人代购过什么商品？请讲讲你 代购的真实体验及感受以及你对这种行为的评价。

A: 有帮忙代购苹果手机，主要是用我的名网上购再寄到我这里来，所以不是觉得很麻烦，只是为了送东西而跑深圳有点浪费了。

B: 有啊，我感觉我现在就是一个为香港政府所痛恨的水货客。因为父母一般叫我帮他们带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牛奶之类的，或者有朋友叫帮忙买奶粉也会帮忙。代购什么的其实本来也无所谓，不过一次性带的东西太多，自己拎着也会很辛苦，比如牛奶一次带10+，每盒都是那种一品脱的，过关带上五六罐奶粉，还要担心被查处。其实我个人认为亲戚朋友叫我代购也没什么问题，就是一次性叫我买太多，我这老胳膊老腰可怎么承受的起哟！

D: 有，但是很少。偶尔妈妈要我带化妆品。曾经被一个同学要求带pad mini。其他就没有了。我觉得，少了没问题啊。但是自己毕竟不是水客，跑来跑去也很麻烦。而且如果没有货也不好交代。评价就是，能少则少吧。



### 三、香港限购政策问题

由于水货客猖獗，港B无奶可饮，炒楼烘高房价，双非孕妇产子等社会问题引起了香港居民的极大不满，香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政策，包括对奶粉等商品的限购。

#### 1、你认为类似的政策合理吗？可以解决问题吗？

B：合理是合理，不过可操作性不大。我自己每次回家都会被叫帮忙带好多奶粉，最多的时候拿了13罐，但是每次都没被发现。

D：我觉得限购只是一种暂时的方式。而且，就算限购了，水客还是会有。而且可能还会冒出其他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我觉得，限购只是为了及时抑制某一种趋势，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E：治标不治本吧。限购只是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不能买太多东西回去，他们的心理还是没有改变的，还是很想来香港买东西，就会很频繁地过来买。

F：那要看你说解决问题是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是香港BB没有奶粉的问题，这个短期的问题是可以的。如果是长远的问题，像是彻底杜绝这种现象（的话），本来内地买家的需求应该能在自己那里解决的，不会出现这种畸形的跨境购买的事。所以还是要中国那边自己争气一点，不要出现造假的事比较好。

#### 2、你认为这些政策是否会引起或激化中港矛盾？

B：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不颁发政策，香港人就会很气愤，说你盗用港人的资源；你实行了这些政策，内地人又不满意，说你小香港都是我大内地在养着你们，现在连个奶粉都要限购。但是香港政府服务的还是香港人民，所以说这个政策从宏观上来说还是对的。

C：没什么太大变化吧，因为只是对个体有购买数量上的限制，不会上升到国家利益或者政治矛盾层面。

D：应该还好吧，毕竟又不是全面限购。影响的范围也会相应的减少。而且，水客嘛，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谈不上多支持多喜欢。不过他存在毕竟也会为大家带来方便。这件事，我觉得，对购买的人，未必有多少好处。



F：其实激化矛盾的话也会。说到激化矛盾，对香港人来说，的确很多内地的东西使他们经常感到不愉快。但是人毕竟是这样，如果之前出现了十件不好的事情（而没有爆发出来）。第十一件发生的时候，人们就会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这件事上面。这个政策的事就是这样。之前北京一个学者好像也有骂过香港人是狗。我就觉得双方都应该收敛一下。

#### 3、有经济学家提出反对声音，认为“限购”会损害香港自由经济市场的形象，对此你怎么看？

A：这就是相当于贸易壁垒，属于经济的一种正常手段，表示理解。



- B: 的确理论上会是这样，但是我们不清楚其他国家对此事的看法，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因为毕竟限购背后有他的难言之隐。
- C: 可以说是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因为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那么市场本身可以调节，但是就香港本地来看，它的市场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可以无限制的供求，否则物价会被抬高到香港的一些市民无法承担的高度，而内地愿意来香港购物的人一般都不在意高价，所以政府只是在保障公民的利益。
- D: 还是那句话，它毕竟不是全面限购。只是某种现象过于猖獗就需要加以抑制。我觉得无伤大雅。可能会有人嘴碎说两句，但大家应该都能理解这个情况。香港又不是以奶粉为生的，而且奶粉又是必需品。总之，我觉得无可厚非。
- E: 我觉得虽然他们有的时候真的很疯狂，但是你也没有权利限制他们买东西吧。
- F: 说到损害香港自由经济市场的形象，我觉得，香港以前提倡自由贸易，原因是没有遇到基本的日常所需被外来人大量购买（的情况）。就好像婴儿奶粉，对BB来说就是他们生命的食粮。更没有遇到这种东西短缺或者被抢的现象。所以我觉得经济的理论有它的道理，但这种情况下还是人命比

4、目前很多大陆居民对于香港禁水货客一事非常不满，网络上很多煽动矛盾的言论。你认为这样的质疑和不满有那些合理或不合理的成分？

B: 水货客和内地人自行来港购物还不一样，我觉得香港政府与其限购，还不如先打压这些水货客。因为水货客一般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有自己固定的窝点，打压起来也比较容易，合理可操作性高；所以说这样的质疑是完全不合理的，你可以质疑内地人的自行来港购物，但是水货客，至少从我的角度认为，是应该坚决打压的。

C: 其实我觉得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很多内地人太过把香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了，但是商家跟卖家的角度还是很不同的。香港本地也有需求的啊，你不能遏制本地的需求去满足其他人的需求。

D: 网上那些人大部分是愤青，不用理他们。水货客这群人，作为内地生我都觉得很讨厌。拉着那么多东西，过关速度也被拖得慢的不得了。对我们都是这样，对香港本地人更是这样了吧。我们也该从本地人的角度出发。虽然存在就是合理，我们也不该任其发展。毕竟这也不是多么正大光明的东西。

F: 我想请问一下内地人对禁止水货客表达不满是怕卖正牌货利益受到损害吗？香港人没有在禁水货吧，那些水货客是把香港的东西拉到内地去卖。换句话说，我觉得现在是内地在禁水货。

5、是否自己有或听人讲过在海关被拦截的经历？

B：没有。其实掌握好技巧，是不会被海关拦截的；我自己来来回回帮人代购了不少于10次，但是都是顺利过关。

C：有一次被检查了箱子，但是我也没带什么东西。一般都是出港会查，进港不怎么查的吧。

D：我自己倒是没大有，只有一次带了iPad被人要求从包里拿出来细细地检查了一阵。我听说有学长学姐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了帮亲戚朋友带的禁书，就被拦截了而且书也被扣了。这事太过敏感，我就不多做评价了。



### 文编的话

一口气整理这么长的对话，看到了不同的观点，体验了不同的立场，经历了不同角度的思考。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不管是内地的同学，还是local，尽管角度和立场不近相同，但大家都有独立的思考和客观的态度。

总结大家的看法，内地人来港抢购奶粉等物的根本原因还是内地市场的不足，安全质量无法保障，关税过高，这怎能阻挡人们选择更佳的购物地点与方式？香港政府响应市民的抗议，出台了限制孕妇入港、限购等相关政策，但这生硬的“禁止”二字又怎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陆政府对于此事迟迟未有响应，只有网民在吵不停，这样的不作为又岂止是这一件事背后最大的问题。我们前面的路到底还有多险、多长？

近年来，大陆和香港关于资源而引发的纷争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香港人痛斥内地人为“蝗虫”，内地人则在网络上大骂香港人忘恩负义，虽然这些言论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观点，但一经发表，就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学生，作为内地和香港沟通的桥梁，更不应该用一种看热闹的心态，因为一时激动而化身为愤青，或为了娱乐而传播一两句不合理的玩笑话。

静静的思索，比喧嚣的争吵更有意义。就像知识就是力量，而无知也是力量，甚至更有力量。

所以，理性的反思，包容的胸襟，和互相理解的态度，可能是这场纷争中最缺少的声音。

## 作者简介：

刘同，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传媒业十年，现任光线传媒电视资讯事业部副总裁。

“我叫刘同。现在住在北京四环旁边一个叫沿海赛洛城的楼盘里。七年前也曾经幻想以写字为生。但无奈学识有限，北京太大，我写出来的那些字都不够成为我容身的砖瓦城墙。还好，我生性贫贱，嘴贫性格贱，从不抱怨自己的遭遇，所以投身传媒这一行，至今。

以前我是城市旅人，为工作奔走城市间；后来他们叫我职场达人，为生活奔走于工作。现在，我和你一样，依然在路上。

# 《谁的青春不迷茫》自序

手边放了一张你的照片。大二的你，20岁。一件驼色的毛衣，一条牛仔裤，一双帆布鞋，没有发型，笑得很不知所以。我还记得那一天早晨，你为穿什么样的衣服而头疼。最后因为没有时间了，于是胡乱穿了一件，在十年后的我看来，却也蛮清爽的。

现在看来，那时你处心积虑做的一些搭配，常常以失败告终，而随意搭上的服装反而显得像你。当然，那时的你是不会明白的，而如果没有当时你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今天的我或许还在老路上一路到底吧。

我记得20岁的你焦躁不堪，宿舍的兄弟们都在聊天，准备去通宵玩电脑游戏时，你表面上欢呼雀跃，心里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当初我是好不容易考入大学的，四年之后，我该怎么出大学？岳麓山下，橘子洲头，情人滩上，你也混迹于人群之中，看着每一张相似的脸庞，你心里最大的担心是：难道他们都已经知道未来去哪了吗？为什么只有自己那么傻？

傻到没钱买电脑，只能用稿纸一遍又一遍地写日记。因为不知道该写什么，所以哪怕写错了一个字，也要重来一遍，字一点都没有提高，稿纸却费了不少。看着一叠又一叠的稿纸和从未发表过的文章，心里居然没有一丝的疑惑，只会告诉自己说：哇，昨天晚上又写了6页呢！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成了大文豪，这些稿纸可真的就值钱了。”这几乎是每天你最快乐的时候。



那时很多杂志社很尊重作者，所以你也就常常会收到退稿信。上面写着诸多类似，却又不尽相同的话。无非是谢谢你的支持和参与，只是你的选题和文笔不太适合他们杂志，谢谢你继续的支持。你把这些退稿信一一留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那些来信上都印了各个杂志社的名字，你偶尔打开看时，总幻想这是发稿通知。你也偶尔会在别人面前拿出这些信来，让他们误以为你和很多编辑的关系相处得体。嗨，那时的你生活得无所畏惧又谨小慎微，任何一点点小的改变都会让你变得自豪。比如“那个编辑居然自己回信拒绝我了，我拿到对方的联系方式和名字了呢”。

写到这里时，我其实很想对你说：虽然你在外人看来挺二的，但也谢谢你那种不要脸的应对方式，让我一直走到了今天，从未害怕过。

终于第一篇文章发表了，稿费是30块。你当然没有把稿费取出来，而是将稿费单好好地折叠起来，放在钱包里，供人随时瞻仰，然后假装很不经意地说：“嗯喏，这笔稿费还来不及取出来呢。”直到稿费单过期，你才把它好好地收藏起来，从未有过兑现它的念头。

这30元的稿费背后，你大概前后花了200多元请客吃饭庆祝。有些人对事情的投入是为了生活，你那时的投入是为了证明你可以。



在医院长大的你，背着你爸报考了师范大学中文系，以至于你和你爸将近两年没有对话，近乎绝交。直到你发表的第一篇写父亲的文章《微妙》发表在省刊上，被你爸看到。他开着车第一次主动去学校找你，请你吃饭。你在去见他的路上，带着170多页的小说稿纸，小说取名叫《杀戮》，故事写的是什么我现在忘记了，因为它没有发表过，甚至你当初写它的时候也就没有想着要发表，我记得你对你爸说的第一句话是：爸，你看，我现在能写这么多。

你爸一直担心的就是你大四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担心你没有任何可以拿出来炫耀的资本，担心你连你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你那时居然没有拿着发表的文章对你爸说：爸，你看我的文章能发表，我水平够高了。

你甚至提都没提那篇发表的文章，你拿着稿纸说：你看，我多能写。我写了两个多月了，每天都在写，一点都不累，也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说着说着，你眼睛就红了，你知道自己一直让他们担心，你在没有能力时，只能证明自己不怕苦，而他们也终于第一次相信你真的不那么怕苦。

你学会了说“我很好”。

“我很好”不是指你终于熬到有了钱，有了朋友，有了人照顾的日子。而是你终于可以习惯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人照顾的日子。“我很好”是告诉他们，你越来越能接受现实，而不是越来越现实。我没你们想的那么脆弱，离开你们，我一样能过得很好。

你听说参加比赛拿奖可以加素质分，于是从大一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很多比赛只有几个人参加，所以只要认真参与，主办方一般都会给你三等奖，而一个院级比赛的三等奖能够加两分素质分。所以作文大赛，歌唱比赛，辩论赛，演讲赛，戏剧大赛，运动会，甚至书法篆刻大赛你都参加了。

你花了10元钱在路边摊找人刻了一个名字，然后印在纸上，交给了组委会，获得了三等奖——这个故事成为了你得瑟许久的故事。你丝毫没有为自己投机倒把感到羞愧，现在的我多少会觉得“当时怎么能这样？”，可20岁的你满脑子都是“如何与别人不一样”，“不一样”是个特别特别大的命题，于是你会节约一天的伙食费去刻一个章，你也会拿着精心写的作文去参加比赛。组委会的师哥告诉你：你的文章很好，应该是第一名，但是另外一个师哥要找工作，所以这个第一名要让给他，你还有很多机会的。他还没有说完，你便迅猛地点头，你心里想：得奖本来就是赚了，还获得了学长当面的肯定……

那时有人说你是个极其大方的人，其实你知道自己是个极其计较的人。

唯一不同的是，很多计较的人常常会在事情发生时计较，而你在事情发生前就想好了最坏的打算。所以当结果不如你想的那么坏时，你都能欣然接受。

所以有人说你没心没肺，说你二百五，你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自己真的挺傻的，现在的我告诉你：其实你一点都不傻，只是你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

“你曾因此失去了一些东西，但你却得到了更多。”——大四毕业正式进入湖南电视台工作时，你租了一辆车搬家。你当初只提着一个行李箱到的长沙，四年的时间，它变成了一车的东西。四年时间，你得到的永远比你失去的要多。

你曾遇到过一些你爱的人，因为你没有钱而离开你。

后来，你学会了快速甄别发展对象的品性。

你曾因为领导不信任你，而一个人步行两小时落泪。

后来，你学会了如何让领导相信你，并支持你的工作。

你曾因为同事排挤你，而一个人专注于工作。

后来，你也明白了沟通在职场中的重要性。

你曾被老同事欺负，让你学会了如何尽量尊重新人。

你长时间加班到清晨，让你学会了如何调整团队的工作流程。

当然，你也并不是一直都凄凄切切地生活在冷宫之中，期间，你也犯过很多错误，失去了一些本该一直继续的朋友，失去了一些本该关系更好一点的朋友。

但成长不就是这样么？不是学到就是得到。

你成长中所有遇到的问题，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解决了，你就成为了你这类人当中的幸存者。不解决，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可能成为谁。

在20岁到30岁这十年的过程中，我们都走过一样的路。你觉得孤独就对了，那是让你认识自己的机会。你觉得不被理解就对了，那是让你认清朋友的机会。你觉得黑暗就对了，那样你才分辨得出什么是你的光芒。你觉得无助就对了，那样你才能明白谁是你成长中能扶你一把的人。你觉得迷茫就对了，谁的青春不迷茫。

# 尺牍

这十几万字是我这些年，一点一点记录下来的。每年每年的不同，却每年每年的相似。这些图片是我每次出去，努力拍摄下来的。因为每一幅风景都在我们的成长中过去，唯有如此，你才记得住你经过的它们。

所有20岁的你们，所有30岁的我们，成长不易，青春不难。如今我们在纸上相见，便是一种欣喜的遇见。

有人会因为我们的缺点而讨厌我们，但也会有人因为我们的真实而喜欢我们。我们不必让那些本不喜欢我们的人喜欢上自己，而是要坚持让那些本该喜欢我们的人尽快发现自己。

不如我们定下一个誓约，看看十年之后，我们彼此又在哪里？听着谁的歌，看着谁的字，身边的人又是谁？

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自己的青春放进来，也希望这本十年的成长纪录能够陪我们到下一个十年。

文编的话：  
刘同，算不得文学大家，也没有年逾古稀的老者般的阅历，却用最诚意也最诗意的语言呈现了这个时代每个人的青春和成长。每个成长过程中的灵魂都在经历的彷徨、迷茫和惆怅，每颗憧憬着未来、向往着远方又放逐着梦想的心都不可避免的伤痛、成熟和倔强。

《我的青春不迷茫》收录了刘同进入传媒业十年来记录的文字，以及如今年过30并已坐上副总裁之位的他重读当年文字的感受。150万字，跨度十年的自我对话，他将自己的北漂纪录送给现在的自己，也分享给都市中焦躁不安困惑迷茫的年轻人。



这些文字也许会让你在光怪陆离的都市中、车水马龙人声嘈杂的街头上和孤独寂寞无助绝望迷茫恍惚看不出未来的形状的生活里，找到共鸣，攫取些许鼓励及温暖；但是，也有可能让你感到更多的失意、落寞和伤感，感叹世事艰难、人生沧桑、青春不易，却可以有一湾平静湖水般的心情迎接成长的磨砺。

他告诉我们：

其实每个人都未曾因为苦而放弃，只因为扛而成长。今天我们轻松了，并不是生活越来越容易，而是我们越来越坚强。



下期主题>>  
城



独立时代

2013年3月号 第十六期

[www.one-era.com](http://www.one-era.com)

[oneera.official@gmail.com](mailto:oneera.official@gmail.com)

策划 憨霖 微La Apprentice NA君

文编 道口慕枫 木禾 墨拦 木禾 锁骨君 奈伊

美编 会飞的猫 来自未来的我 Eda Nobelium Stomacake

技术 小星星 Aquilaria Snow

封面制作 会飞的猫

未经允许, 请勿转载